

明大政纂要

明大政纂要卷之六十二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隆慶三年己巳春正月乙巳朔

原任南京兵部尙書趙大祐卒

大祐爲人博大和雅勤於政事歷官中外俱有能聲上改元初言官咸稱其德器才猷足堪重任而大祐病竟不起時論惜之

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議薊鎮事宜

光言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逶迤旣鮮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逢迎是參遊爲驛使而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

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不救於事三也韁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蓋虜之所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恃乘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足以懾服其心分數刑名素不足以稽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大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嫌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八府之班軍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爲上然驍勇者一人敵耳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夫射打者軍中之事也今者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不知兵法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

何所不蓄今皆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賊而與賊
共之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
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又聞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衡內地百
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翥窮
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虜在
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然邊兵惟習馬耳未嫓
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迹浙江思用浙人願
陛下更臣浙江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於西北召募或就
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於臣所統領合練方
今朝議紛嘵難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
道官一人以督臣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請取
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光監軍亦可無設第以其事屬之巡

關御史便上是之召琥還京改繼光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奏內事宜除南兵勿調餘悉下督撫等官詳議可否以聞於是薊遼總督侍郎譚綸覆議曰繼光所論兵事自練兵言其說有二一曰選區將二曰設副將自召募言其說有五一曰議行糧議車騎合練可以用否臣綸議曰今薊廣召募五曰議行糧議車騎合練可以用否臣綸議曰今薊昌二鎮所謂險地易地在在有之可練爲兵車七營十二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卽有數萬之虜無能爲矣議鼓舞犒賞兵車火器其費安出臣綸議曰臣聞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繼光練兵犒賞請今每歲得支銀一千二百兩改設副總兵各二百兩不足則稍加原額勿令過侈使其可繼至於兵車火器已經工部給銀製造然尙未能充實

數宜亦取盈於犒賞銀存者止數萬兩恐山西有司仍以去
年免解故事觀望逋延宜以時趣納並將各衛所軍器料銀
盡數畱之本鎮議七原六失四弊何以圖之臣綸議曰繼光
所論兵多亦少之原內四事如役占違例驛遞騷擾家丁偏
重守險無要臣等皆得以便宜處分無容贅矣惟是班軍無
制事緒煩瑣當行督臣專疏議之其臨陣調遣二事除督撫
鎮守外各標下之兵仍限以日程事緩則騎兵晝夜須行一
百二十里車卒八十里事急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五十里
車卒一百里皆以調兵文到爲始其失機誤事與邏卒探報
不實者悉按軍法無赦至於六十四弊一言以蔽之皆坐將
不得人今以繼光爲大將而臣等又議設副將擇區將則諸
事可以次舉惟在陛下精選而熟練之寬其文法使得自效

耳疏入下兵部覆議俱從之

禮部尚書高儀等疏請東宮出閣講學

得旨待十齡來說

總兵馬芳乞寢已廕爲田世威劉寶贖罪不許

先是石州之敗世威寶旣下獄論死至是芳有功廕一子千
戶芳上疏言世威寶以千餘弱卒抗數萬方張之虜而狼狽
致敗遂置重典臣竊見二將才尙可用願寢臣廕子之命爲
二臣贖罪御史王圻因劾芳恃功黨私兵部言石州之役總
兵申維岳已伏誅而世威寶尙繫獄未決今芳以一念憐才
之私冒昧上請誠如御史言宜戒諭芳令策勵供職而繫二
臣母赦上然之

工部尚書朱衡上節省議

言內府監局一切加徵浪用乞皇上親發訓辭俯容臣等隨事執奏上是之因命所司督逋省費悉如衡言

戶部覆甘肅巡撫王輪所奏禁虛名寬虛稅二事

虛名謂查盤委官抑勒官吏妄報附餘以獵能聲者虛稅謂有司丈量屯田多不親行止憑詢訪虛加稅額以病民者二事有傷天和俱宜禁止上是其言

御史詹仰庇疏請慰問中宮

仰庇巡視皇城遇醫官自禁中出言皇后遷於別宮寢疾危困疏請時加慰問得旨后侍朕多年無子近且病遷移居別宮冀稍安適郤疾耳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姑不究初仰庇疏上眾謂禍且不測仰庇亦自分重譴及命下中外聞者翕然稱聖德焉

都察院疏覆刑部尙書毛愷大理少卿王諍等議

都御史王廷言買休賣休律分別犯奸條下上承縱容抑勒通姦之條下接用計逼勒休棄之罪會意明屬姦情但律文止曰本夫本婦及買休之人原無姦字故部寺各執所見大抵部則爲夫婦大倫不可輒賣當一切裁之以法該寺則以律用正條罪難概擬欲將圖財嫁賣者問以不應量追財禮入官其貧病嫁賣及後夫用財買娶別無此情者不坐於情雖便頗屬紛更惟上加裁定得旨買休賣休本屬姦條今後有犯非係有姦情者不得引用

二月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條奏飭監務以廣聖教八事

一修理頽毀舍宇一督徵各處膳銀一請罷納粟事例以塞倖途一催取舉人入監就中察其志行卓然者破格用之因

薦四川閬中舉人傅太內江舉人趙蒙吉可備學官之選一
請復國初積分之法一公侯伯子孫例該送監者盡數查明
教養以儲大用一處補分教屬官以重課督一查復祭酒司
業見部舊例及將監生物故者卹助有犯者別衙門不得擅
自拘提下禮吏二部覆議俱從之

復命給進表官勘合勿予路費

從御史李叔和言也

駙馬都尉鄆景和卒

景和性恬雅好文廢居岷山十餘年被服儒者旣召用時時
爲上稱引祖宗視朝故事多見採納蓋戚畹之賢者云

築薊昌二鎮墩臺

總督譚綸言二鎮東起山海關西至鎮邊城延袤二千四百

餘里乘障疏闊防守甚艱宜擇要害酌緩急分十二路或百步三五十步大與參錯築一墩臺共計三千座計每歲可造千座每座費五十金高三丈廣十二丈內可容五十人無事則守牆守臺之卒居此瞭望有警則守牆者出禦所分之地守臺者專擊聚攻之虜二面設險可保萬全請下戶部發太倉三萬五千兩兵部馬價一萬五千兩以給工費兵部覆綸所言誠守邊要計得旨允行明年二月綸上言築城墩臺四百七十二座規制精堅可當雄兵十萬爲邊境百年利乞錄效勞將吏功得旨綸與劉應節戚繼光等陞賞有差

裁革南京遊兵部司並三江會口委用把總各一員

從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奏也

三月改貴州新遷程番府爲貴陽府

鑄印給之

敕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閒住

以其子昌祚暫領鎮事候勘明承襲時朝弼嫂陳氏復以疾爲辭不願南行又詔書召捕蔣旭等不獲事未及竟撫按官陳大賓等乃奏乞罷朝弼令其子昌祚暫領鎮務遣寧侯夫人張氏親至滇中就陳氏辨驗情實另行議處於是兵科給事中張鹵亦以爲言兵部是其議請革朝弼任而以昌祚領鎮事可否俟上裁決上以爲可許故有是命

夏四月總理鹽法屯田都御史龐尚鵬請纂造會計錄進呈御覽

言軍國之費與王府祿米較之國初不啻數十倍物力日蹙民生重困不惟陛下不能盡知卽天下宗藩與百司庶府或

亦不及知也乞敕戶工二部會查祖宗時郊廟之享祀內府之供億監局之織造歲時之賞賚舊額幾何今增幾何王府之祿糧百官之俸薪衛寺之校尉廚役京邊之兵馬城池漕河之供給匠作舊額幾何今增幾何至若各省軍民之賦稅天下山河之鹽鐵凡有關國家經費者各撮其總目照款類開貴在簡明不用煩瑣仍申言歲入幾何歲出幾何題曰隆慶某年會計錄進呈御覽時或有所增減各於項下改填每季刊刻成書照常封進伏望皇上朝夕置之座右並頒行各王府及內外衙門使君臣上下共知國用之紬民力之窘務求所以撙節而變通之疏下戶部議聞

鑄總理練兵關防給總兵戚繼光

五月陞編修王錫爵爲南京國子監司業

廣東叛將周雲翔等伏誅

先是海賊曾一本句引倭寇犯廣東破碣石甲子諸衛官軍
禦之無功耿宗元御下素嚴乃聲言欲斬敗將周雲翔廖鳳
曾德久廖廷相雲翔等大懼乃謀作亂會宗元閱兵於教場
雲翔等忽鼓譟躍起手刃宗元殺之執通判潘槐以叛遂與
賊合已而潘槐自賊中誘擒廖鳳獻之巡撫都御史熊桴以
所俘具聞給事中張鹵因劾桴解紛無略原任總督張瀚候
代未行坐視不省及總兵郭成逗畱不前按察使張子弘監
督無狀乞並議罰得旨漸降一級聽用桴等俱住俸戴罪勦
賊時雲翔等亡入賊巢賊屯兵平山大安峒等處入掠海豐
縣從鹿境渡河會總兵郭成等方率兵進剿而南贛巡撫張
翀亦遣參將蔡汝蘭等兵至於是共趨大浦白雲屯以入平

山夾攻之凡月餘各部共擒斬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內生禽其倭酋一人從倭百餘人奪歸被虜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叛將周雲翔潰圍出走成部卒禽之捷聞上命陞賞八月論功陞劉燾左都御史塗澤民熊桴俱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讀書督撫如故愈大猷陞都督李錫郭成俱署都督同知餘各陞賞有差

杖御史詹仰庇於闕中削籍

仰庇言臣近查內官監錢糧如各庫廠及房租地租一切糜費動以御前供用爲名陰入私橐乞命戶工二部及巡視科道每月備查應畱應革及出入多寡之數以杜奸欺再查陞下前取戶部銀乃盡以供造鼈山修理宮苑等費使羣小得因而乾沒爲聖德累上怒責仰庇悖逆狂妄累次不悛命錦

衣衛逮至午門前杖一百爲民

禮部覆議儀制郎戚元佐所陳宗藩事宜

元佐言方今宗藩日盛祿糧不給不及今大破常格早爲區處則將來更有難處者昔高皇帝置建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以爲國家屏翰此固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滋密兵權盡解朝堂無懿親之迹府僚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今則人多祿寡支用不敷仍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不定强者劫奪於郊衢弱者竄入於輿阜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間作不典法多圜土之煩辟有勒盡之慘此又一時也夫高皇帝草冊之初利建宗子文皇帝靖難之日思鑒前事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列聖以迄於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曲盡者矣國初親

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永樂間雖封爵漸增亦未甚多也而當時祿入已墳於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宗支入玉牒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二位視國初不啻千倍卽盡今歲供輸之猶不能給其半況乎十年之後所增當復幾何又將何以給之議者謂祖宗不敢擅更不知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且國初親王之祿五萬他絹段菜鐵等用亦復萬計然不數年而止給祿米又不數年而減爲萬石又不能給而於代肅遼慶寧谷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高皇帝令出自己而前後之言已不符矣永樂間祿數日殊秦魯唐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三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於數內撥給是文皇去國初未久而祖訓之文亦不盡守矣況親王出城歲時訓練蒐兵講武祖訓也而